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三回 第六節

大家正在談話之際，看門的趙子手慌慌張張向裡跑，叫道：「老達官爺，外邊有漢奸拜見你老人家！」勝爺說道：「鏢局子真是不能久長，你們這看門的連話都不會說了，什麼叫漢奸來拜望啊？」趙子手說道：「此人自稱漢奸，老達官爺您不信，您親自看去，真正是漢奸，錯了管換。」勝爺嘆道：「你們這叫怎麼說話？」老趙子手說道：「現在這熱的天氣，戴皮帽子，穿狐皮馬褂，棉鞋，白綾子棉襪子，掀開皮衫給我看看，老羊皮的桶子。」聾啞仙師在旁微微冷笑說道：「勝施主喜信來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道兄，您也拿我取笑嗎？我都急得誓不欲生啦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不然。這不是歐陽天佐，就是歐陽天佑，不是歐陽德的父親，就是歐陽德的大伯。這二位專管南七北六十三省江洋大盜，不論什麼賊都瞞不過他二人去，別號叫賊魔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如此說來必須迎請，這都是我換命的朋友。」勝爺在前，三老及僧道俗在後，迎至鏢局子大門，就聽有人喊叫辱罵：「這個鏢局子人雜亂，這鏢局子有禿和尚，叫什麼紅蓮羅漢，法名叫弼昆嗎？還又叫長老，我看他是禿驢。有個老道嗎？叫什麼聾啞仙師裝聾啞，我看他是一個雜毛。有個胖子叫李剛，我看是大肚子四兒。除去我勝三哥，沒有好人，都是王八羔子。」勝爺在前一看，原來是大義士天佐。勝爺搶行幾步上前，說道：「大義士來也。」蠻子提起皮襖，跪在勝爺的面前：「唔呀，老哥哥可好？久違久違。」勝爺伸手相攙。蠻子見了和尚、老道，說道：「雜毛，禿驢，我給你們磕頭不磕頭？」說著話，與勝爺拉著手，來到大廳。勝爺叫道：「歐陽賢弟請坐！」歐陽天佐說道：「不能，不能。有老哥哥，我不能上座。一邊老道，一邊和尚，那邊李四，這邊是我。」從人獻過茶水，李四爺性急，遂說道：「蠻子，休要取笑，勝三哥正在急難之間，你可曾知曉珍珠燈落在何人之手？」歐陽老爺說道：「怎麼我來就有病？我從此路過，探望哥哥，我知道什麼燈啊寶啊？」弼昆長老說道：「你別取笑啦，大眾都在焦急之間，皇上的萬壽燈被賊人盜去，狀告勝施主。」歐陽天佐答道：「我焉能知道什麼叫萬壽燈啊？」諸葛道爺說道：「你別飽漢不知餓漢饑啦，太后老佛爺的萬壽燈。」歐陽爺說道：「你別擠兌我，我給打個金燈，金燈換銀燈，炮打襄陽城。」

勝爺站起身軀，捋住歐陽天佐的袖子道：「你若知道寶燈的下落，就救了愚兄殘年了。」歐陽爺說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我要不知道，我還不來呢。若提起盜燈之事，他們乃是三個人做的活，一個人盜燈，一個人巡風，一個人題詩，我沒有追上，現在落在蕭金台閔家父子之手。我追到蕭金台暗探，蕭金台閔士瓊老寨主乃是久經大事之人，兩日夜不提燈的事情，他們若提出一個燈的字，我就盜來啦，還用老哥哥你著急？千真萬真，珍珠萬壽燈落在蕭金台了。」勝爺聞聽道：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道兄，咱大眾眾傢伙，殺奔蕭金台！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且慢。勝施主，大家從長計議，和平辦理為是。閔老寨主年過六十，佔據高山四十餘年，自李闖王造反，佔據山林，原是好武之家大財主，因反亂不得已而為寇，如今成為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把子，十三省綠林道俱都屬他轄管。兩個虎狼之子，萬人不擋。徒弟四十餘名，俱是高來高去，陸地飛騰。山中寨主百十來位，嘍卒有三千餘眾。此人乃是綠林英雄，沙子裡的黃金。如沒有前次攻打蓮花湖之事，此事好辦；打蓮花湖時孟金龍打死他長門大弟子桑燕彪，打傷他二弟子桑燕豹，內中閔寨主必然懷恨在心。若沒有這二人死傷之事，自然好辦，如以武力對待，要講拚命，涼刀子碰熱肚子，山大王不懼；若以禮而敬之，此事倒好了結。勝施主名譽，大概閔士瓊早有耳聞，你們二位可稱天下英雄之魁，你要下帖拜望他，他許看在朋友的場面上，你面見本人，禮下於人，必有所求，好言安慰，他許將珍珠燈獻出來。經官面就不好辦啦，他還得獻出兩個徒弟來，他再求你，不叫官面嚴刑拷問，就說一個盜燈，一個巡風，解到北京，過堂之時，成了案以後，當堂抖傢伙一走，給原辦銷案。有金龍打死他大徒弟之事，可就不走這樣辦的了啦。先去拜望他，勝施主乃能言之人，不用貧道囑咐。再者，還得防患未然，倘若他翻了臉，勝施主孤身深入，多有不便，咱們必須去上三十位四十位，俱都衣帽齊整，暗帶兵刃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去多少人呢？」道爺說道：「去三十六位。黃三太與三大門的徒弟等都去，可別叫金龍去。」勝爺遂點了三十六位，各穿長大衣服，就沒有孟金龍。金龍說道：「三大爺，我也去。」

聾啞仙師、李四爺二人說道：「你去不得。」金龍說道：「我去得。怎麼去不得？」歐陽大義士喊道：「不要你王八羔子去！」

金頭虎說：「大小子，你怎麼怕漢奸哪？」金龍說道：「小小子，你可別鬧，他用手一點，可就出不來氣。」

當時三十六位老少英雄去蕭金台下帖，五老當先，聾啞仙師在前，勝爺與弼昆、李剛等在後，來到蕭金台山口，三十六位一看，陡壁山崖。方要進山口，忽聽鑼音響亮，呼嘯一鳴，二十餘名嘍卒，每人執定雙手帶，遂問道：「什麼人闖進山口？」

勝爺回頭叫：「三太，拿老夫的名帖投遞，可要規矩。」

三太聞聽，手捧名帖，叫道：「哪位是報事的頭目？」嘍卒回頭叫道：「四頭目，有人來找。」由山口裡面出來一老者，年逾花甲，衣帽齊楚，見了三太，舉目觀看，不過二十餘歲。三太說道：「我們十三省總鏢局子來的。」說著話，回頭指勝爺說道：「這是我老師神鏢將勝英，拜見閔老寨主，有緊要之事，與蕭金台有好處無損處。」老嘍卒頭問道：「您真姓？」黃三太答道：「在下姓黃名叫三太。」嘍卒頭說道：「勝三爺的名帖給我，我就此進去回報。要是別人的，我還得壓一壓。」又叫道：「嘍卒們，將雙手帶橫起來，不許慢待！這是勝老達官，與老寨主俱都是朋友。」勝爺一看，嘍卒抱定雙手帶恭敬異常，勝爺心中甚喜。但是老頭目去了多時，不見回報，等下有一個時辰，勝爺心中未免著急。還好，山口外翠柏蒼松，遮蔽天日，要是太陽曬著，還真不好受。勝爺正在著急，忽聽山口裡馬蹄鑾鈴響，猶如電轉星馳，撞出一隻紅毛獸來，高聲吶喊：「嘍卒們閃開，碰死不管！」兇惡非常。跳下馬來，虎體彪軀，身高八尺，頭戴枯龍骨的象牙冠；身穿真金線縫就的英雄氅，能工巧匠的手藝，上繡百鳥朝鳳；奶子皮的皮鞋，扣就亮金鐙。

臉面上看，兩道竹葉眉，藍汪汪一張臉面，連鬚帶腮的紅鬍子，半寸來長，壓耳紅毫倒有三寸來長，四個大牙露於唇外，一臉疙疸。高聲吶喊：「老勝英為何要見我家老寨主？」左手勒絲韁，右手擎定金鼎龍頭槊，四塊銅板做成，寬有八寸，長有一尺六，上邊打透眼，有十八個棗核釘，釘有一尺六寸長，有鴨卵粗細，兩頭是尖，三道金箍，頭上能工巧匠做的龍須。此兵刃份量沉重，雖不能砸山崩，砸地地裂，但刀槍劍戟，砸上就飛。此人別號挾山太保，乃是本山的大少寨主，名叫閔德潤，又叫天門白玉虎。頂門上有一個白圓圈，南七省八大名山，頭一位力大絕倫的人，乃是山中的野人。嘍卒全都向後退，此人在五老身前馬打盤旋，高聲吶喊：「要能贏了大寨主手中這件兵刃，再見我家老寨主！若不是大寨主的敵手，要見老寨主，勢比登天還難！」說罷此話，馬走崩飛，真是人歡馬躍，人似猛虎，馬似蛟龍。五老背後怒惱了三太，三太厲聲說道：「我們下帖拜望閔老寨主，他們反以武力對待！」三太甩去大氅，打開小包裹，亮出樸刀，問了問三隻金鏢，握刀在五老背後，繞到前面，一聲吶喊：「呔！山野之賊，不講禮義！我們爺們下名帖來拜望，不知情理，以野蠻對待。」山賊一看，一扶判官頭，打馬上跳下來，有嘍卒將馬接過，拉到山口裡邊去了。

皆因為馬、步有別，故此賊人跳下馬來步戰，黃三太跳起來擡頭蓋頂就是一刀，山賊不慌不忙，刀離象牙冠，看看切近，賊人裹手一擋，將三太的刀磕出兩三丈去。三太回頭向南，敗中取勝，抖手一鏢，賊人向外閃身，未曾躲開，中於華蓋穴左邊，就看真金線一裂，已然打透貼身的短靠，肉皮上一個白點。賊人冷笑道：「你家寨主有金鍾罩，鐵布衫。」說著話，又夠奔黃三太打去。楊香五一晃透風巾，說道：「山賊莫要逞能。」

楊香五身體矮小，三尺多高，照定賊人下部就是一刀，遂叫道：「三哥快走！」賊人忙用手中兵刃一避，楊香五撒步抽身，忙向旁邊一躲，此時楊香五躡高縱矮，五六個照面，抽刀不及，被擡把刀鏟出去了。傻小子賈明在弼昆身後喊叫：「張茂龍表兄，該你啦！黃三太、楊香五完啦！」張茂龍躍眾爭先，掌中八楞練子亮銀錘，山賊一看暗暗喝采：「好俊的人品！」面如冠玉，五官清

秀，八楞練子亮銀錘雪花白，行龍過步，錘打悠身勢，戰了三五個回合，練子錘繞於棚桿之上，張茂龍身不由己，向前一伏身軀，自知力量不行，將皮套扔了練子錘，敗陣而回。紅旗李煜李二爺躍眾當先，與賊人交手，三五個回合，將槍撒手，敗了回來。賈明喊道：「師兄歐陽德，該你啦！」「唔呀，你這個臭豆腐！都該我們啦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不算數，他叫我我也不出去。你是我師兄，罵是先罵你，誰不曉得歐陽德呀？我是笨家子，沒人跟我一般見識。」蠻子躍眾當先，口中說道：「唔呀，山賊你不要逞能，有歐陽德在這忒兇裡！」歐陽德五官清秀，亮尖勢鋼刀上下飛翻，又挾肩帶背，跳起一刀，賊人用棚桿一繃，當的一聲響，歐陽德的刀飛出一丈餘遠，敗歸五老背後。金頭虎又喊道：「老侯，你的能為大，你還不出去嗎？」侯華璧縱出來，抖九節練子槍。大少寨主一看，錚光明亮，侯爺與大少寨主戰了二十餘個回合，練子槍繞於棚桿之上，撒手敗回來了。侯爺與大少寨主戰的工夫甚大，大眾已經將繃飛了的傢伙拾回。賽北觀音蕭銀龍露面，五色線網子繃頭，飄掛燈籠穗，荷花色短靠，男子相，儼然少女一般，臉上點三個紅點。大少寨主說道：「小娃娃乳黃未退，不怕寨主將你碰死？」此時大少寨主橫著棚，少爺縱起身軀，雙筆直點二目，山賊用棚，向上一繃，少爺雙筆又奔下身點去，二人戰了五六個照面，雙筆繃飛，向南而跑。大少寨主一笑：「小娃娃，我不追你。」銀龍回頭一看不追，復又返回，將飛叉皮套套於手腕，照定大少寨主臉上又去，山賊躲之不及，叉於臉上，三個白印，飛叉落地。少爺檢回飛叉，返身而逃。

山賊大怒，叫道：「勝英！你淨用無能之輩，有何用處？沒有百十個回合，不用現丑！」勝爺無可奈何，甩大髦，三太接衣服，套挽手，握魚鱗紫金刀。魚鱗紫金刀亮出一尺有餘，就聽山口外一聲吶喊，如同巨雷相似：「三大爺別動手，我來啦！」

眾英雄觀看，混海金龜孟金龍來了，聾啞仙師一笑說道：「勝施主淨做綿長事，遇到天不絕人。」列位，孟金龍怎麼來的呢？皆因為五老出鏢局子，就沒有管得了金龍的啦。勝爺方出鏢局子門，他就在背後跟上啦，鏢行人攔他，他說：「誰要攔我，摔死他。」誰也不敢攔他啦，故此他隨在勝爺背後而來。

俱都到了蕭金台時，孟金龍在口外樹底坐定觀看，工夫一大，大英雄站在高處張望，看見銀龍打了敗仗，看勝爺握刀方一離鞘，大英雄已經趕到，叫道：「三大爺我來啦！」勝爺刀仍還鞘，孟金龍躍眾當先，說道：「山賊好大個呀！咱倆比比你還矮一頭呢。你這身衣服真好，送給我吧，小子！」孟金龍福大造化大，山賊命小福薄，是魏文丑的挨刀的脖子。大個向前一撞，山賊一看，孟金龍好大身材。大少寨主問道：「你是那鬧蓮花湖的孟金龍嗎？」傻英雄答道：「對啦，就是我。你叫什麼？小子。」大少寨主答道：「你家寨主叫挾山太保閔德潤。你敢與大少寨主戰一百個回合嗎？」金龍說道：「小子，咱們戰三百個回合，沒有完。」列位，大少寨主向來沒遇見過敵手。

金龍說道：「小子，咱背的這個，叫降魔寶杵，禁得住三下的都少。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我是樹大影遮山地。」金龍說道：「咱是根深不怕風搖。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我叫挾山太保。」

孟金龍說道：「我叫混海金龜。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我有舉鼎挾山之力。」金龍說：「我眨眼地動山搖。地動就是我眨眼來著。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我是天門白玉虎。」傻英雄說道：「你是白玉虎，咱叫孟金龍啊。咱倆人是漢高祖平秦楚，龍爭虎鬥，你猛虎焉敢鬥蛟龍？」傻英雄降魔寶杵奔上前去，剛要動手，正在此時，就聽山口裡馬踏鑾鈴響，一匹茶葉青鬃豹，馬上老寨主閔士瓊，絳紫鴨尾巾上襯一朵藍絨花，頂門嵌定芙蓉花，絳紫的大髦，青緞子靴子，扣住亮金鐙。後面又一匹馬，馬上乃是二少寨主，真乃少年俊品人物，年紀不過二十來歲，小白胖子，眯縫眼，此人就是越獄盜獄救了秦尤之人。老寨主在馬上一聲吶喊：「勝老達官下帖，是抬愛我父子，孺子太不知情理，何以用武力對待？如若不聽父命，按山規治罪！」大少爺諾諾而退，口中叫道：「金龍，我家老寨主不叫我與你打仗。」

孟金龍一聲吶喊：「好容易找了對，不打可不行！」語畢，在後追趕。勝爺叫道：「金龍，不許追趕！」金龍叫道：「三大爺，我脫他這身衣服！」勝爺說道：「胡說！」孟金龍止住腳步。老寨主棄鐙離鞍，一看五老當先，閔士瓊控背躬身，叫道：「勝老明公抬愛我父子，來到小山敝寨下名帖，我父子擔待不起。不才的犬子搜查山寨，跟明公的朋友以武力對待，這都是養子不教父之過，愚下實是教子無方，明公多要原諒，勝老明公如不悅，我必當面責打犬子。」勝爺抱腕當胸，說道：「我們來了三十餘人，多有年輕性暴的，兩造話不投機，雖然動手，均無損傷，老寨主看勝英面上，不要責備令郎。無事我也不敢造次來到高山峻嶺，皆因有綠林朋友，不知哪一位到北京城皇宮內院，在萬壽宮盜去老佛爺寶燈，在宮牆上題詩八句，上面詩寫的是：『鐵膽賊官王助元，勾串鏢行太不堪。誣害良民無其數，死走逃亡真可憐。憤氣來到京城地，內院皇宮走一番。』

龍恩若降勝英罪，盜去寶燈定然還。」太監啟奏聖上，康熙聖主，太后老佛爺母子御覽，康熙的聖旨，太后老佛爺的懿旨，派王大人辦理此案。欽差大人本應將我鎖拿解往京都，愛民如子的忠良，怕屈了小民，派我為原辦，尋找此燈，限百日燈、賊一並入都。欽差大人派勝英原辦，找著珍珠燈，獲住賊人，將功折罪。我有幾位朋友各處巡查，要叫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；要叫人聞，除非己莫說。聽說萬壽燈落在老寨主兄長之手，我斗膽來到高山峻嶺，請問自古皆信義，民無信不立。請問老兄長一言，憑老寨主南七北六省赫赫大名，大概不能有而言無，無則言有。如萬壽燈落在老寨主之手，雖然價值連城，皇上家的寶燈，也不能善罷甘休。寨主乃無窮的富貴，何愛一萬壽燈呢？老兄要能獻出萬壽燈，救了勝英暮景之年，你我結為至交之友。」閔士瓊捻定花白鬚鬚，說道：「明公，紙裡包不住火，寶燈落於我手。這幾日我很為難，明知其禍不小，我有心聘請明公，將燈雙手奉上，要經官面時，我兩個小徒弟到案，再拜托勝老明公，不要大刑拷問，一個盜燈正犯，一個幫犯，解往北京，北京過堂，無論在什麼地方拷問，我兩個小徒弟必然承認，成案之後，抖開刑具一走，給原辦銷案。但有一件，前次我派了兩個小徒弟到蓮花湖辦事，我的長門弟子桑燕彪，將我長門弟子一杵打得萬朵桃花開腦髓皆崩，我二弟子桑燕豹口吐鮮血。韓秀派人將我兩個門人，一個用壽木成殮，一個用軟牀送到蕭金台，我打開棺材觀看，我的大弟子死得真可憐，二徒弟口吐鮮血，現在每日咯血兩茶杯有餘，命在旦夕。我若再獻珍珠燈，再派人打官司，豈不叫綠林道恥笑我軟弱無能？因此這幾天我左右為難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依老寨主該當怎樣辦理呢？」閔老寨主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咱以珍珠燈為題，老達官鏢行的人獻絕藝。在下小山敝寨內，二道寨門裡，有一座五方飛蛇陣，陣內有一座飛蛇樓，將珍珠燈掛於樓上，十三省鏢局子高人甚多，咱定一個日期盜燈。在下明末清初佔山，改朝換帝，我得的奇珍異寶甚多，在樓下存放。在下有一個老朋友，妙手靈心，給我修造此樓，樓上樓下，俱是消息埋伏，有走輪轉弦、自行人、自行車、自行馬，有窩弓勁弩，按金木水火土五行、天干地支，景死驚開，相生相剋，並沒有攻乎異端。你我定一個日期，如將珍珠燈盜去，我將盜燈之人捆出來奉獻與明公，我父子自縛其背，打場窩主官司，明公將我父子及正凶幫兇，一同送往官面。明公至期如盜不出珍珠燈，此事怎樣辦理呢？最好明公多定日期，或三個月，或五個月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萬歲限百日燈與賊人入都，不能久延日期。今天是六月十四，不論大小月，七月十四，若天光一亮，就算過期，將珍珠燈奉送老寨主，勝英到北京投案，殺副存留，不怨老寨主，怨勝英無能。」閔士瓊說道：「君子一言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快馬一鞭。」閔士瓊說道：「何以為憑呢？」勝爺說道：「你我二人三擊掌。」閔老寨主說道：「由今天起，我將頭道山口、二道山口嘍卒撤去，老明公願夜間就夜間來，願白天就白天來，無人攔擋。我可不能奉陪，我派四名嘍卒，將你陪到陣門外高阜處，觀看陣形。」勝爺與閔士瓊皆揮拳說個「好」字，閔士瓊吩咐查山嘍卒俱都撤去，就派了四名嘍卒同勝爺前往陣地。

四個嘍卒帶路，來到了二道山口，進二道山口，向西北去。

道長一察看便言道：「勝施主，此陣兇險之甚，四外高嶺，當中有十餘里平地。勝施主你向西北觀看，儼然煙霧相似，此處能屯兵幾萬，殺氣衝空。」勝爺點頭，聾啞仙師醫卜星相術理無一不曉，進了二道山口不遠，正西面橫山阻路，高有三十餘丈，山坡陡斜，車馬轎子上不去，若無武學的工夫也上不去。

四個嘍卒頭前帶路，勝爺三十七位，惟有金頭虎吶喊：「倒霉啦！這座窮山沒法上，我也笨。金龍，咱倆對付著上吧。」大眾

上了山梁，平坦異常，山頂上翠柏蒼松，勝爺對嘍卒道：「四位多受累啦，四位請回吧。」五老在前面向西捻髯觀看，下山坡西，離著陣門不到一丈遠，就見高聳聳一道大牆，雙門關閉，裡面三道小藍門，如進到四層藍門，高聳聳三層樓了。

響啞仙師道：「東方甲、乙、木，是藍門四道；北方壬、癸、水，是黑門四道；西方庚、辛、金，是白門四道；南方丙、丁、火，是朱門四道；中央戊、己、土，是黃旗一面。此為八卦一角，六十四門。這是一角，名為三絕陣。」勝爺問道：「道兄，何為三絕陣？」道爺說道：「三弟，你看陣的四週圍，連一棵青草皆無，俱都是白沙土，蜘蛛、螻蟻、飛蝗全都沒有，這是一塊絕地；此陣是絕陣，非死主要的人不可；擺陣之人，非是養兒養女之輩，不是和尚就是老道。絕人、絕地、絕陣，若不諳消息埋伏，輕者帶傷，重者必死，金鍾罩之體，打上骨肉翻飛。走到相生的陣內被獲遭擒，走到相剋之地必定死。樓上三十六天罡，三十六路消息；七十二地煞，七十二路消息。不明埋伏消息，進陣出不來。」勝爺聞聽說道：「道兄，這燈不能盜啦？」響啞仙師說道：「我觀看此陣，想起一位朋友來，此人跟您換命之交，賈柳村黑驢寨，去聘請賈七爺。他一世絕藝，專作走輪轉弦、精妙的消息；他一口寶劍『秋風落葉掃』，可以切金斷玉，金銀銅鐵全都能削。他知道哪是副弦，哪有正弦，由哪破陣，他全都明白。」勝爺說道：「道兄，明清八義我們七爺，忍了十數年啦，納享清福。倘若請他出世，他告病不出，我要派人請他，赴湯蹈火，他也得急速前來。此陣凶險之甚，倘若我盟弟踏蹤失腳，我有何面目見人家老少？皇宮內院盜珍珠燈，是狀告小弟勝英，我何必又連累好朋友？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脫不過，我何戀此餘生？」勝爺說到此處，甩大鑿，一伏腰下山坡，要頭探飛蛇陣，虎穴龍潭也要闖一遭。響啞仙師一伏腰，追上勝爺，一把捋住十字絆，遂說道：「裡面要緊消息，你我不過略知一二。你捨命交友，有急難之事才用朋友呢，什麼鎖頭得用什麼鑰匙開，不投簧的鑰匙開炸簧。你與賈七爺換命之交，為何不請高明破陣？」紅蓮羅漢弼昆長老、大義士歐陽二爺、神刀將李剛等，全都來到山坡。二蠻子說道：「若沒有消息，他有一千人看著，我也能偷；有消息我不行。為何不請賈矮子王八羔子？」李四爺叫道：「兄長，咱七弟一世專作精妙消息，請七爺，他必然隨帖而到。」勝爺被大眾相勸，難以為情，一同大眾下山梁，有興而來，敗興而返。三十七人出離了山口，回歸十三省總鏢局。

來到鏢局子，已經是掌燈之時，大眾擦臉漱口吃茶，諸事已畢，然後擺上酒席。單有一桌素齋，諸葛道爺、弼昆長老、一粒灑金錢胡景春，他們爺兒三個吃素。響啞仙師說道：「景春，你辛苦一趟，你拿名帖連夜夠奔黑驢寨賈柳村，聘請你賈七叔，見面務必同你前來鏢局。」景春答應一聲，帶著勝爺名帖當時起身，多帶盤費。到了天明，就是六月十五日，勝爺晨起，叫三太派人預備洗臉水、漱口水，叫之不答，呼之不應。

又叫道：「香五何在？」楊香五答道：「弟子在這裡。」勝爺問道：「你師兄黃三太哪裡去了？」香五說道：「天氣暑熱，山坡樹林休息去了。」遍找三太蹤跡不見，遂請大眾點查人數，少二人不在場，三太與銀龍不知哪裡去了。勝爺問道：「眾位可曾看見黃三太、蕭銀龍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勝三大爺，我知道他二人，昨天他二人吃飯吃的快，吃完飯他們二人就走了，到鏢局子外，見兩道影向北去了，我沒追上，回來我就睡覺了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你為何不言呢？」賈明說：「他們盜出燈來好做官，不帶我去，我生氣睡覺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道兄，這二人都是千頃地一棵苗，黃三太他叔父神拳無敵將軍沒有後人，他是一門兩不絕，蕭銀龍就是他一人，倘有差錯如何是好？我就起身夠奔蕭金台追趕。」響啞仙師說道：「勝施主，他們昨天掌燈之後走的，今天日上三竿，追之何及？」勝爺愁眉不展，響啞仙師叫邱成預備硃砂筆硯，用淨水研濃，提藍布道服取出青銅盒子，搖三搖，晃三晃，一連六次。黃三太二十六歲，年月日時；蕭銀龍十四歲，年月日時。諸葛道爺常常給他們算卦，故知他們生辰八字。將卦排成，道爺一笑，說道：「勝施主請看，黃三太逢凶化吉，蕭銀龍遇難呈祥。為有蕭銀龍，貧道與他批八字，與眾不同，他必要揚名聲顯父母，必有功名富貴在身，命內有武官的前程。凡人八個字造就，黃三太終成大器，他二人絕無妨礙。再說請賈七爺，今天不到明天准來。你印堂上有煞氣，能忍能耐方為真君子。」遂吩咐楊香五，叫廚下擺酒，叫李四爺解勸勝爺飲酒。酒至半酣，忽聽趙子手來報：「華家鎮的北路老鏢頭華四爸到。」勝爺吩咐將酒席一概撤去。諸葛道爺說道：「且慢，他一位到，焉能撤去酒席？好幾十位朋友的飯都耽誤啦。咱鏢局子有素鍋灶，可以吃素齋。」勝爺方要迎請，華老鏢頭性情急躁，沒等請就到了大廳啦，手提藍綢子包裹一個，棉綢的大鑿，腰繫十字絆英雄帶。勝爺急速站起身驅道：「賢弟沒容迎接，愚兄當面謝過。前次在你貴宅，幫你徒姪拿燈前無影方子華，連少爺姑娘多有受累。賢弟可稱的起俠肝義膽，給溧水縣黎民百姓除害。若非賢弟幫辦，焉能凌遲處死採花賊？我當面謝了。」華四爸叫道：「勝三哥，咱們孩提之交，說不著道謝。恩兄，皆因為二蠻子賊魔，昨晚定更來天，到咱鐵鋪之中面見小弟，言說我不知交友之大義：『勝三哥與蕭金台老寨主閃土瓊三擊掌，要給皇上家盜萬壽燈，你知而不問。』我說明天一早起身。蠻子不容，要在咱鋪中上吊放火。你姪女愛蓮打內宅出來，說道：『歐陽叔父，我父親明日即早起身，絕不失信。』哀求得蠻子無法，他才走了。他說南七省給您連我請朋友。他說：『為寨主的會請朋友，咱鏢行就不會請天下的英雄嗎？』三哥果有盜燈一事嗎？」勝爺道：「確實不假。昨晚吃完晚飯，三太、銀龍兩小冤家未與愚兄信，暗去盜燈，昨天一夜，今天快到巳分時啦，這兩個冤家凶多吉少，愚兄放心不下。道兄派胡景春去下帖請賈七爺斌久去了。大眾昨天觀陣，道兄言說此陣兇惡非常，帶翅膀的飛進陣去，都不能出來，金鍾罩、鐵布衫刀槍不懼，打在陣裡，骨肉翻飛，此陣十分兇惡。」華四爸聞聽不悅，說道：「三哥一世英名，年紀高邁太軟弱了，作賊的皇宮內院盜寶燈，敢與三哥擊掌，這乃藐視王法。我與老哥哥走北路鏢十餘年，全憑一口折鐵刀，全身的武學，我不懂什麼叫消息埋伏，那也就是冤人之法呀，我就知道有文武奇才，我不知道什麼叫消息埋伏。隔教不隔禮，我跟老哥哥換命之交，這件事情交小弟辦理，蕭金台離華家鎮幾十里，我知道路徑，我進陣將珍珠燈盜出，獻與三哥面前，如若盜不來珍珠燈，至死不見恩兄之面。勝三哥，我就此起身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華賢弟，略坐片時，大家從長計議。」華四爸說道：「三哥，我若等著，就受了急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大眾千萬攔住四弟，別叫他去。」神刀將李剛在外邊將華四爸攔住，說道：「與道兄商議。」華四爸說道：「李剛你別攔我，你們畏刀避劍，我不怕那些個。你要攔著我，我說別的。」李四爺臉一紅，華四爸甩手而去。勝爺說：「我追趕華四弟一路同往。」響啞仙師說道：「勝施主，人怕久挨金怕煉，你愈勸他他愈急。他紮刀子拚命，你給他瞭解過多少次？你要跟隨他去，到陣門他一直向裡跑；你要不跟他，他倒加以小心。碰了釘子無臉面回鏢局子，他也許由陣內出來回家去。」前人就有這個理，一個街房，他要打吵子，人若勸他，他五天也完不了；要是不勸他，他自己也算完啦。華清泉也是這路脾氣，此次不聽大眾之言，前去探陣，好比長江水，一去不回還。

掌燈之後，勝爺愁眉不展，李四爺說道：「天色已晚，咱先擺酒吃飯。」吩咐下去，工夫不大，擺上酒席。李四爺給勝爺斟滿了一杯酒，勝爺端起酒杯，就覺心驚肉顫，淚灑杯中，不能下咽，對大眾說道：「不是三太、銀龍，就是清泉四爺被害。我心驚肉顫，我暫且休息片時。」道爺說道：「無論如何，我也不叫你今天探陣。賈七爺今晚必到。」道長說著話，遂叫：「邱成，跟隨勝爺左右，不許離開。你勝三大爺要去探陣，你就告訴我。」邱成跟隨勝爺到鏢局子後院五間上房之內，勝爺在西暗間藤牀上一倒，枕著竹子枕頭，邱成坐在牀沿上。勝爺說道：「邱成，我心中煩悶，你到外屋去坐。」邱成來到西暗屋，西暗間掛著茶青單簾，勝爺蓋上衾被，邱成一會兒掀簾子看勝爺，勝爺心中說道：「這孩子真是實心任事。」邱成將單簾放下，勝爺由被隔上拿了一條棉被，打了一個卷蓋上，帶好鏢刀零碎，打牀上下來，在後牆底條案下一避身。邱成又一掀簾一看，老頭睡著啦，放下簾子。勝爺遂由後窗戶出去，出離十三省鏢局。勝爺在鏢局子外大樹林中看蕭金台的方向，看了多時，一伏腰奔蕭金台而去。七十餘里之遙，天氣炎熱，一輪皓月當空，走了十里、二十里，緩緩氣歇歇，來到蕭金台已經二鼓之後。進山口，清靜異常，並無一人。勝爺又進了二道山口，向西北上了山梁，飄鬚髯向西觀看：東方甲、乙、木四道門大開，心中納悶：「三太、銀龍，能進得了四道陣門嗎？清泉不懂消息，焉能進四道陣門？」勝爺順東陣門大牆向南去，繞到南門丙、丁、火，借皓月細看，紅漆門上有三道刀印，橫豎刀印，每刀剝進三四寸，勝爺心中明白，這是華清泉寶刀沒劈開南門。勝爺遂又向西去，向北拐來到西門，西門雪霜白，白漆漆的。勝爺又一想，西方庚、辛、金，金能生水，勝爺遂用力推門，用盡平生之力，推之不開。忽然想起，帶藝師的時候，聽老師提念

過，是消息埋伏之門，消息繃簧俱在門的上限上。遂亮出魚鱗紫金刀，用刀背磕門上限，一連好幾下，碰動繃簧，雙門大開。向裡一看，方磚鋪地，平坦異常。是行俠作義的，對於消息多半曉得。來至二道陣門，用刀背一磕，雙門大開，有十二塊聯板，十二塊淨板，十二塊梅花板，俱像是粗消息，勝爺略知一二。到三門用刀背磕上限，三道門又下開，勝爺由西向東走，看不清三道陣門的消息，東西十餘丈，正走在當中，登動走輪轉弦，腳底咕嚕亂響。打三道門進來之時，一丈六確然是方磚鋪地，再向前去是假方磚鋪地，用刀一點，咚咚直響。腳尖找地，磕膝蓋著地，正向前走，「咯噠」一聲響，陽板一落，陰板一起，一塊木板四尺寬六尺長，板上有一匹藍馬，四蹄是四個走輪，藍馬由東向西正迎勝爺而來。老英雄遂向南一轉身，正南陰板一托，陽板一起，裡邊四尺寬六尺長，一聲轉弦板，板上紅馬，馬的四蹄四個鋼輪，由南向北而來。勝爺轉身向西去，西面上陰板一托陽板，出來一匹白馬，四蹄四個鋼輪，由西向東迎勝爺而來。勝爺抹頭向北，北方壬、癸、水，一匹黑馬，向南而來。勝爺旋身軀一打轉，中央戊、己、土，現出黃馬。勝爺左手捋鬚，右手握刀，老英雄思索：「人生如白駒，陽世之間混水魚。想當年三十餘歲，帶藝投師，自知學業不高，我大師兄夏侯商元，二師兄諸葛山真，四師弟弼昆，我老師對我們曾說過：『久後你弟兄若遇上陣勢埋伏，留神五馬陣。人進五馬陣，不死也遭殃，金木水火土五行。』那時節淨練武學，沒工夫學陣，沒向心裡去，惟我二師兄當時問道：『怎樣出入？』黃馬管接管送，我也試一試五方陣的厲害。」思索至此，遂取了一塊間路石，照定紅馬腰間擲去，只聽「咯吧」一響，馬的腰骨繃開半尺，向外冒燄火，先是微火，被風一吹，火苗上躡，向兩邊分有數丈，有核桃大小之火球。

勝爺相隔兩丈遠，將不能打到身上；若打到身上，愈燃火愈大，裡邊有硫磺松香之類，會金鍾罩者也能皮焦肉爛。勝爺等火過去之後，拾回間路石砸黑馬，也是先冒黑水，向東西濺丈餘遠，若濺到人身上一個黑點，此名為五毒水，子午不到頭准死。那三匹馬不問可知，必是毒藥箭、毒藥弩之類。勝爺遂奔黃馬前，長脖小耳朵，勝爺將刀一扣，一捋馬耳朵，馬頭一低，勝爺縱上馬背，咕隆隆一陣響，送到四道陣門。勝爺腳踏實地，一揪馬耳朵，那馬將頭一低，勝爺翻身下馬。勝爺心中暗道：「擺陣之人真是妙手慧心也。」勝爺又用刀背磕陣門上限，四道陣門大開，勝爺用刀點地，再向裡去，兩三丈遠，已到樓口。三十餘層樓梯，座北向南，東西兩邊的欄杆，貼欄杆的扶手，勝爺用刀柄一點樓梯，「唧唧」一響，樓梯的顏色紅汪汪，直向北上十八道轉環劍刀，向南上也是十八道轉環劍刀，一共三十六口轉環劍刀。勝爺心中並不驚慌，然後用魚鱗紫金刀問了問樓欄杆，沒有動靜，遂腳登欄杆而上，上了一個十八道樓梯。樓梯一拐彎，又是十八口轉環劍刀，勝爺仍腳登欄杆而上。來到樓口，有隱身板一塊，勝爺遂探身向裡觀看，樓不甚大，五角五方五間，正北面有大赤金佛龕一座，上達天花板，佛龕前邊，供桌一個，上邊鳳毛銅夾五金的蠟扦子、香爐等，不用擦拭，錚光明亮。南北一根架海，東西一根架海，架海當中有一銅鍋，內盛棉油，這一鍋油能點七日，棉花捻子。七天油也乾啦，捻子也燃完了，有人上去添油添捻。閱者問道，添油之人豈不被消息埋伏傷了嗎？您道，擺陣一事，必有出入之路，若是按圖出入，猶履平地一般，絕不能受消息埋伏之害。勝爺觀看完畢，暗暗點頭，翻身上了供桌，舉目向架海上面觀看，架海距天花板尚有三尺餘，燈的前面懸掛一物，真金鎖鏈弔著，鎖鏈核桃粗細，只見此物耀眼錚光，奪人二目，勝爺心中暗道：「不問可知，必是萬壽燈無疑。」您道，別說是勝爺，就是外方的官僚，平生也看不見萬壽燈，除非當內庭的差使，趕上聖上辦萬壽，能夠看見此物。並不是燈的樣子，乃是一個花籃，花籃外探出荷花，四外金線沿邊，荷花葉是一塊天然的綠翠作成，四外鳳凰口銜珍珠，都有核桃大小，真是價值連城，希世之寶。

勝爺看罷珍珠燈，遂向佛龕內觀看，供的乃是五祖之像，勝爺看罷，跪倒身軀，心中禱告道：「弟子草野愚民勝英，今因被人所告，前來盜聖上萬壽珍珠寶燈，叩求佛祖保佑弟子成功，將珍珠燈盜出完案，弟子從此回歸莫州為民，是事不問，若再行俠作義，叫弟子生不能還鄉，死作異域之鬼。」禱告已畢，縱上供桌，欲縱上佛龕，然後再由架海盜取寶燈。此時勝爺一看，蠟扦、五供佈滿桌面，恐怕碰下去損壞，遂將蠟扦香筒慢慢的取將下來。勝爺此時站在地下供桌前，取那供桌上的東西。

最後一搬香爐，那香爐兩面是耳子，用兩手一搬耳子，用盡平生之力，搬之不動。勝爺心中暗說道：「我在二郎山舉鼎，尚且沒費這樣的力氣。」又一較勁，香爐兩個耳子脫落，出來兩條鎖鏈，先將勝爺左手鎖上，勝爺右手扣著刀，鎖鏈未能套入，勝爺趕緊一抬右胳膊，左手較勁，抽不出來，遂用魚鱗紫金刀剝香爐上的鎖鏈，將鎖鏈剝斷，香爐自己就落下去了。勝爺心中納悶，不明白何故，遂低頭向香爐落下之處觀看。正在此時，忽然一道黑氣瞇了勝爺二目，勝爺方用手揉眼，就聽鎖鏈聲音向上躡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條鎖鏈正套勝爺項頸，勝爺方要向後退時，這條鎖鏈向下墜去，勝爺力氣不敵，只可隨著同供桌前進，將頭拉到距香爐窟窿約有一尺餘遠，遂不向後墜了。

勝爺定了定神，用目細看，核桃粗的鏈子鎖在項頸。勝爺心中暗道：「擺陣之人，你太不知時務了，就憑這樣的鎖鏈子，還擔得住刀剝嗎？」勝爺遂用魚鱗紫金刀，當當當，連剝了三刀，就見火星亂躡，鏈子上連一個刀印都沒有，勝爺沒法，復又將供桌剝了幾刀，仍然是火星亂冒，那供桌乃是生鐵鑄成的，上有二層鳳毛銅的葉子包著，刀不能入，寶刀寶劍俱都不怕。

勝爺正在急難之間，忽聽有人順欄杆而上，口中說道：「無量佛，你是什麼人大膽，竟敢上樓來盜燈。」勝爺回頭一看，原來是道人，楊木道冠，蒼白的發髻，赤金簪別頂，額下蒼白鬚鬚，白襪雲履，背後肯定寶劍。一看勝爺鴨尾巾，正當頂顛巍一朵黃菊花，老道看罷，問道：「你是神鏢將勝英嗎？」勝英答道：「然也。」老道說道：「你認識貧道嗎？我乃是擺陣之人，妙手真人許道成。」說罷，伸手亮寶劍要殺勝爺，勝爺面向北，在供桌佛龕前鎖著，鎖鏈鬆著一尺有餘。老道說道：「勝英，你跟我們下五門無故作對，在蓮花湖你殺我心愛的兩個徒弟，孟金龍抓我師弟道冠，今天我給下五門之人報仇。蕭金台老寨主閔士瓊聘請天下英雄與八大名山寨主言說，誰要拿住勝英，坐頭把金交椅。貧道將你拿獲，我就坐頭把金交椅，我有心將你活捉，你的餘黨甚多，恐你睡多了夢長。」要解心頭恨，亮劍斬仇人。老道伸出寶劍，由西面奔勝爺脖頸砍去，手起劍落，就聽撲的一聲，紅光崩現。書中代言，勝爺懷抱魚鱗紫金刀，見老道用劍砍來，老道的身軀，挨著勝爺二尺多遠，勝爺的刀由胳膊底下奔老道右肋梢刺去，老道向後一退，刀已刺進半尺有餘，老道一覺疼痛，退到樓口，碰了劍刀的消息，三十六口劍刀，將老道刺的如同肉泥一般。勝爺一看，長歎一口氣，心中暗道：「都說勝英吃虧讓人，看起來我非好人也，到了這個時候，我還刺死擺陣之人。老道是棋勝不顧家，要不然就是在平地上比武，我也紮不死老道哇。一會群賊上樓，一看老道的死屍，必然多上來人，他們若用鉤桿將我鉤住捆了，他們自有開鎖之法，將我拿下樓去，捆到聚義廳，我必開口大罵，群賊必然將我亂刀分屍。我這大年紀，還有多少年的活頭？身逢絕地，我一死倒也乾淨。」勝爺思索至此，遂要亮刀自刎。

勝爺目觀魚鱗紫金刀，自己心中暗說道：「此刀殺了多少亂臣賊子，救了多少忠臣義士、孝子節婦？不想我也喪於此刀。我就這樣收緣結果嗎？我自幼讀書，孝順雙親，懂得交朋友之時，我就吃虧讓人，平生未做過虧心之事。又想起眾位賓朋，百年三萬六千日，不如出家落清閒。我恩師已到百歲，尚且在世；我大師兄八十四歲，將功名富貴看破，無憂無慮，走遍天涯；我二師兄諸葛山真，慈心待我，屢屢相勸，派徒弟看守，不叫我進陣，金石良言，我不能從命，自找其禍，我要不請道爺弼昆，人家在千佛山真武頂修真養性。從今後不能再見明清八義眾弟兄，再不能見四大鏢頭，老盟兄王靈、三弟東路鏢頭石俊山、四弟西路鏢頭錢士忠。三太、銀龍、華賢弟，你們爺在陣中不知吉凶禍福？」勝爺又想起親生之子、嬌兒勝奎，父子欲要相見，除非鼓打三更，老父若有魂魄，回到直隸莫州夢中相見。想到此處，勝爺心似刀攪，英雄的眼淚不輕落。列位，每逢老年人若是有了病，平時總說，叫老少伺候，不如死了；及至病人膏肓，他自己就該叫人給請名醫了。先生診完脈說道：「您的病最好靜養，不用吃藥啦，就可以好啦。」您道，自己也知道病不能好啦，可就怕死了，於是臨死的時候，必落幾點傷心之淚。勝爺此時，就是這宗景況，身逢絕地，欲逃不能，惟有一死而已，想起平生所作所為，並沒有欺天害理之事，為何落得自刎而死？

正在此時，就聽樓下有人答道：「勝三哥，休行拙志，小弟救護來遲。」勝爺低頭一看，一道黑影順著樓欄杆扶手而上，跪在勝爺一旁。勝爺留神觀看，此人跪在地下，如同小兒一般，小臉好似燒餅一般。列位，康熙年的燒餅四兩半重。勝爺下腰相攙，原來是明清八義賈七爺。勝爺說道：「賢弟進陣，足盡明清八義歃血為盟之情，小兒感激了，請賢弟下樓回家去吧。」

賈七爺說道：「我連夜趕來，原為救兄長來的，小弟豈能回家呢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此鎖鏈堅固異常，寶刀寶劍不能切斷。」

賈七爺說道：「各物都有破法，勝三哥你看這道鎖鏈是什麼的？」

勝爺說道：「似銅非銅，似鐵非鐵，也不是金銀的顏色，非常沉重。」賈七爺道：「三哥，此乃五金之首，有製造專家，俱都是高明之輩所作。造此物時，彩天地之靈氣，日月之精華，金銀銅鐵錫，按五行陶熔，打成寶鏈，寶刀寶劍當然不能損壞的。小弟這口劍，兄長所知，善能斷堅固之物。這條鎖鏈，湛廬、巨闕、紫電諸劍等，全都不能斷，就怕魚腸劍與小弟這口劍。勝三哥請看。」說著話，由背後撤出削金斷玉斬銅銼鐵的寶劍，名叫「秋風落葉掃」，此劍在樹底下一晃搖，嗖嗖樹葉亂落。賈七爺說道：「三哥閉眼吧。」勝爺將眼一閉，就聽嗖的一劍，鎖鏈由胸口下斬斷。又一揪勝爺脖頸之鎖鏈，用手避著，嗖的一劍，就斬斷了。勝爺脫離大難，叫道：「賈賢弟請上，受我一拜！」賈七爺向旁一閃，叫道：「恩兄，那有兄拜弟之理！恩兄救我之時，不勝枚舉，小弟不過略盡微勞耳。」